

□赵健雄

## 渊远流长读英川

去年看到英川中学校校长吴正琪先生自传，读得颇有兴趣，发现彼此同年，都是68届高中毕业，人生经历与体会会有非常相近处，尽管所处地域及境况的差别不小。我出生于上海，那座其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吴先生自小生活于景宁乡村。当年城乡均贫困，读高中意味着很重的经济负担与不确定的前程，如果考不上大学，还不如选择中专或技校乃至直接去工厂当学徒是更实际的出路。我初中毕业那年，上海高中录取率大约是三分之一，城里有相当一部分家长出于经济利益考量与对局势的判断，不支持儿女考读，而身居大山中的吴先生父母怎会有如此超前的觉悟？看完全书仍未能解我的困惑，于是认为：“这也许得去当地文化传统与家族史中探寻。”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一次机会，参加景宁县英川镇田螺文化节采风活动，让我得以比较直接与相对深入地了解当地现状与历史沿革。不出所料，吴先生故乡可谓渊远流长。

和近代上海发达只有200多年相比，此地有记载的历史至少可以倒推800年，最早的英川吴氏是随北宋南迁而至其地的，更大的可能是个望族，称为涛公的始祖于晚年(宋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在《迁居英溪纪事》中留下了最初的岁月印迹：“下垟村比英川村早一年开基。下垟肇基祖朴公为英川吴涛公的二伯。吴涛生七子，其弟居于鸚鵡村，也有七子。”诸如此类，看似琐碎，却是可以追溯的真实史料。

这么一个北来的族群，由于命运驱遣，就这样在南方深山老林中扎根、繁衍，尽管不无悲摧，显示出来的却是顽强

的生命力及传统文化的悠远。果然，讲究耕读传家的吴氏，若干年后，在当地办育人。据不完全统计，“从十二世祖开泰公名列序庠以来（注：《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这是远古三代对民办学校的称呼），英川吴姓庠生60多人，增生监生太学生12人，岁进士10人，其中教谕、训导7人。”

有这么一种传统，才可能有后来当了校长的吴正琪先生父母在那个年代的举动，不管生活如何艰难，仍然支持儿子读高中，这种觉悟是从各处汇聚一道的上海市民当年多数不具备的。

文化当然是一种传统，试想如果祖先没有发明汉字，我们可能至今只有口头传承的歌谣，而文化有远比文字更宽泛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明。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乏乃至充斥着压迫与剥削，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改朝换代等不堪之举；另一方面，又有足以让大家相处比较和谐的一整套规矩、说法、行为方式，这才造就了传统绵延不断的持续。相对而言，农耕生活还是比较平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乡绅的自律与支撑。

读到两则吴氏先辈云喲先生（号拙庵）写于乾隆年间的旧文《平水阁记》和《文昌阁记》。

前者说的是水利，讲：“壬辰岁，洪水冲激，全桥（指当地的普渡桥）崩没，涉者病焉，而余乡尤之。我叔父章和公、显川公、正业公率首构造，于乾隆甲午，桥功告竣。曾语余辈曰：昔吾祖与父有言，桥之固，以桥头不坚故也。今欲永久，须重加砌石，以当水患。庶几垟辅桥梁以成巩固之势，其平土亦可建阁，于是身为

倡率，而桥北已创一文昌阁矣，然终缺陷于左也。诸叔父仍为之倡，复命余与运泰兄董事，择近补砌以固基址，而桥南间又竖一平水阁矣。”

后者说文事：“昔我曾祖及祖有志久矣，曾相度其地，指画成规，以示我伯叔父。今我伯叔父仰承先志，勸勉子姪，以予与运泰兄董率其事，幸于乾隆己亥岁，以桥头石矶上叠砌架造而文昌阁告成。楼上祀文帝并魁朽星象，下层安武帝关夫子。此非徒为美饰也，盖欲志有所观感而兴起耳。”

合起来正是对耕读的操心与建设。作为乡绅的吴氏先祖，自行筹资、构造相关项目，支持他们这样做的，无非是“谦谦君子”的道德自觉与社会（小而言之，也就是对生活其中的乡村）责任感。

有人会讲，是不是有作秀成分？恐怕也难免，而本地流行的一个故事，显然并非造假。

英川村边有座屋后山，高大浑圆，上面古木葱郁，雅称“后陇松风”，是当地八景之一。植被保护这么完好，自有其原因。

当初随着村子扩大，人口增加，燃料日见稀缺，到宣统年间，已有人不顾这是历代禁伐之地，偶尔贪图方便，暗中偷砍。

乡人乃谓当地颇有声望的吴爱勋出面主持公道。这位吴氏后人，亦农亦商，每年秋后外出安徽、福建做香菇生意，眼界自然开阔一些，挣了钱，也会接济穷人。

于是吴爱勋受命召集各房长老商议，最后起草了《屋后林禁约》，其中一条规定：“如有违反，杀猪散肉！”

□唐宝民

## 不说穿

我有一个男同学，性格比较内向，他三年初中是在乡中学读的，住在乡里的一个远方姑姑家，三顿饭也在姑姑家吃，但不用向姑姑家交钱。

我的这个同学那时候特别能吃，但因为不是亲姑姑，所以吃饭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吃太多，总是吃个八分饱。他那时天天熬夜学习，到了夜里大约10点钟的时候，肚子就会饿。虽然姑姑一家人待他很好，但他也不好意思大张旗鼓地去拿馍馍吃，于是便偷偷地从装馍馍的盆里拿一两块馍馍吃。如此天长日久，他很庆幸没有让姑姑发现。

多年以后的一天晚上，那时他已经参加工作了，那位姑姑到他家来串门，在他母亲的房间里和母亲唠嗑。母亲说：“你看我家小子，没过几年个子就窜起来了！”姑姑听罢笑着说：“能不长高吗？在我家上学那几年，他正是能吃的时候，每天半夜了还偷着去盆里拿馍馍吃呢！”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同学这才明白，原来，自己每天晚上偷拿馍馍的行为，姑姑都是知道的，可她却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说破，就是为了维护一个男孩子的尊严，这是多么难得啊！

我在读台湾诗人痖弦的回忆录时，也读到了类似的情节：痖弦的外公是开药房的，药房里有一种药，叫甘草，甘草很甜，小孩子们很喜欢吃，痖弦就经常偷外公的甘草吃。其实，这种偷甘草的行为，外公早就发现

了，但他从来不说破这件事。外公没有说破这件事，是顾及到了小痖弦的脸面，是不想让小孩子难堪，体现了一个老人对晚辈的关爱之心。

乐黛云教授早年曾在北大读书，有一节课是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这节课很难懂，乐黛云就常常在课堂上睡觉，或者是看其他课外书：“上他的课，我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不是打瞌睡，就是看别的书，前面总有几个高大的男生把我挡得严严实实。”乐黛云以为唐兰先生不知道自己上课睡觉、看课外书的事，其实唐先生一直都知道：“我满以为矮胖的唐兰先生不会发现，其实不然。两年后，我们一起去江西参加土地改革，偶然一起走在田间小路上，我寒喧道：‘唐先生，你记得我吗？我选过你的《说文解字》课。’唐先生笑笑说：‘你不就是那个在最后一排打瞌睡的小家伙吗？’我们两人相对一笑，从相互的眼睛里，看到那一段恍若隔世的往事！”

原来唐先生不是不知道，他是知道了没有说破。乐黛云是一个女学生，女生脸皮儿都薄，如果唐先生把这件事情说破了，乐黛云一定会无地自容。唐先生没有说破这件事，乐黛云的自尊心就得到了维护。

在某些事情上选择“不说穿”，实际上是维护了别人的尊严，这种“不说穿”的处世态度，是一种建立在宽容、善良基础上的操守，颇值得我们学习。

□王厚明

## “别再祸害古村”

冯骥才也是中国当代作家、画家、社会活动家，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已经渐渐远离作家的光环，一年中有多半时间都在中国那些濒临消失的古村落间奔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谈论的也都是古村落保护，被誉为中国古村落保护第一人。谈及写作和文化遗产保护，冯骥才说：“文学是我的精神事业，是我敬畏的事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时代性的、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使命，我们必须要做。”

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城镇化的步伐越来越快。由于一些城市保护意识不强，古城古村遭受了破坏。随着一座座古城拆除，一个个古村消失，冯骥才看到的是“每一分钟，都有文化遗产在消失”，他感到文化遗产的流失，不仅是历史文脉的截断，更是中国记忆的伤痛。他忧心如焚，眼看古城变新城，古村变荒村，不禁大声疾呼：“古城已经完蛋，别再祸害古村！”

在冯骥才看来，古村落的价值绝不小于万里长城，抢救古村落就是和时间赛跑。因此，冯骥才在他主持的学院上课，除了文学创作和绘画的内容之外，心思精力都用在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抢救上。

早在1994年，天津的城市改造迫在眉睫，深爱着这座城市的冯骥才忧心忡忡，为了保护天津老城的文化遗产，他自费组织学者、摄影家67人，把整个老城的街道一条条考察了一遍，拍摄了3万多张宝贵的影像资料，完成了对于天津老城“仅容仪表”的存档。同时，冯骥才给政府提了一个古城保护方案，政府汲取了其中部分意见。进入新世纪后，冯骥才更是把田野调查纳入自己的基本工作范畴，他认为：“应该到田野，到山间，到广大民间去发现和认定遗产，要和当地人讨论如何保护好这些遗产，而不是舒舒服服在屋子里坐而论道。”于是，每年有1/3的时间，冯骥才都带着人员和设备行走在大地上，有形的、无形的、静态的、动态的、城市的、乡村的，凡是有文化遗迹的地方都进入他的考察视野、思想范围、情感世界。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并被文化部聘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后，冯骥才对民间文化遗产和古村落的保护更是不遗余力。他先后提交“关于紧急抢救民间文化遗产”“规划新农村建设要注意古村落保护”等多个提案。并在2006年主持浙江嘉

兴西塘“中国古村落保护论坛”，一句“愿我们今天的努力与奋争，能换来明日美丽不败的田园风景”，写进了当年的《西塘宣言》。

2011年，冯骥才等到了一个难得的关键机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史馆60周年纪念会上，他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到了“古村”这个话题。心情十分激动的冯骥才甚至撇开了稿子，直言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我说当时汶川地震以后，您也不被大禹的故乡，禹里庄，当时沉在堰塞湖底下着急，我说中华民族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我们民族千头万绪的根都在村落里边，但是村落在大量的消亡。”

在冯骥才等人的不懈努力和奔走呼吁下，古村文化的保护被国家纳入了实质议程。很快，国务院落实了相关的举措，拨款100亿，古村保护计划分批次进行。如今，一座座独一无二又濒危的传统村落被细心呵护，越来越多承载着厚重历史的传统村落开始焕发新生，留住了“乡愁”，传承了文化基因，延续了历史文脉。而这片乡愁不仅是冯骥才的牵挂，也是大声疾呼“别再祸害古村”的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换来的。

□王晓宇

## 俯拾清欢

里发呆。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两个字——清欢。那些散淡的、淳朴的、细小的、不起眼的美好和喜悦，是走过千山万水之后，生活还原出来的本来滋味，是慵懒，是知足，是境界，也是情怀。

如果说“狂欢”是一杯烈酒，放纵的是激情；那么“清欢”则是一滴甘泉，内敛的是心念。没有烈酒，日子照常可以过下去；没有甘泉，生命会不会枯萎？“狂欢”更像焰火，寂灭之后是持久的清冷；“清欢”更像是一掬清水，悄悄滋养，慢慢渗透。

看沈复的《浮生六记》，沈三白与芸娘的小情小调、抵死缠绵，在我看来，就是清欢。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沈三白是一个没有多大本事的男人，除了教书和画画之外，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不该吃不当穿的闲情雅趣上。一个大男人，整天没事儿鼓捣自己的喜好，品诗论赋、花石盆景、访山问水、郊区避暑；而芸娘与沈三白情趣相投，芸娘最大的理想就是郊区买一块地，种瓜种菜，他画画她绣花，以诗酒为乐，夫唱妇随，穿布衣吃青菜，足矣。虽然沈三白最终连这样的生活也给不了芸娘，两个人贫困交加，以至于穷死了。但芸娘却从没有抱怨过，因为在这漫长的光阴里，两个人感情笃

深、情趣相投，生活的热情始终没有被磨蚀掉，为清欢而活，为内心而活，所以并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在时光的长河里，最残忍的就是把一个人丢进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得起平凡琐碎生活的折磨和考验。日复一日，当激情不再，当棱角全无，当感觉迟钝，我们要选择怎样的生活？背离初心？与生活对抗？还是随波逐流？能在琐碎庸常的生活里发现和体会近乎平淡的欢愉和美好，需要怎样的勇气？所谓“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切皆由汝心定”，正是如此。

庸常的生活里，清欢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好友相聚，闲谈甚欢，把盏小酌，是清欢。一个人在月光底下，看书、听音乐、想心事，享受月色，是清欢。瓦罐里熬炖的老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等待的过程，是清欢。和那个人一起，十指相扣在晨昏的时光里散步，是清欢。陌生人的善意、孩子的笑脸、老人的淡定，都是清欢……

一颗小小的花苞是春天的使者，一粒小小的种子是秋天的收获，人一如同一亩花田，种下清欢几许，不为收获，只为悦纳自己，在庸常的岁月里，捡拾幸福。



登桥望海

陈求是 摄

□江南布衣

## 吃相与品相

儿时，探访亲友留饭或在家宴请宾客，上桌吃饭前，奶奶都要给我们做规矩，诸如“要等人都到齐了，菜上齐了，再动筷子”“让长辈先动筷，让客人先吃，不要急吼吼地抢着吃”“在别人家做客，不能第一筷子就夹荤菜，会被人家说没教养”“吃完了要跟人打声招呼，不要闷声勿响就自顾自离席”等等。若去乡下做客，还会特意关照：“不许碰桌面上的红烧肉、白斩鸡等，只可吃旁边的小炒，那些‘看菜’人家还要请客人呢。”这堂餐桌礼仪课惯例是爷爷最后作总结：“老古话讲‘吃要有吃相，站要有站相’，吃相就是品相，品相好的孩子才能出人头地。”

民以食为天，吃对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的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首要问题。当年，无论是东西南北、还是男女老少，见面第一句话通常都是“吃了没有？”而吃相，往就是一张隐形的名片，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内涵。曾执湖州丝绸牛耳的“达昌”老板钮介臣认定“吃相即品相”，尽管家财千万，拥有好几家大绸厂，自己照样过着节俭的生活，不置汽车洋房，不沾洋酒洋烟，家中伙食与常人无异。每年招收新学徒，都要安排与老板同桌吃顿饭，若发现哪个学徒吃嫩蚕豆会出壳吐在桌子上，钮介臣不动声色看在眼里，减扣印象分是必须的，保不定对日后前

程也会有一定影响。出生在吴兴菱湖镇的章荣初当年在上海也算是排得上号的大老板，绍兴路54号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大楼原先就是他家的产业。章家用餐规矩颇多，如家人聚齐后才准开饭，小孩吃饭时不准站起来夹菜，咀嚼不许发出声音等。每次宴客后，侍者收拾餐桌，章老板见到桌上有散落的饭粒，都会随手捡起塞进自己的嘴里。与家人用餐时，同样如此。钮介臣、章荣初都是当年有代表性的实业家，他们吃嫩蚕豆壳、捡饭粒等生活细节，也是昔日众多江浙乡绅居安思危、自奉节俭的日常生活写照，具有画龙点睛的典型意义。真正的名门望族、诗礼世家在给予子孙后代营造一美食环境的同时，也不忘教育儿孙们明白“吃得菜根，百事可做”的人生哲理，让他们知道光会说“我只吃什么”或“我从不吃什么”的人是守不住祖业的，更成不了大业的。

餐桌上的礼仪蕴藏着一个人为举止的教养，饭桌上你的一举一动、一吞一咽，别人都会关心留意，尽收眼底，往往就在这不经意间，显示出你的教养品味，甚至有可能连本性都暴露无遗。日前老友聚会，在汽校当教练的玲妹说有个男的追她好久了，正为是否与他约会举棋不定。我们帮她出了个主意，先和他吃顿饭。小伙子如

约而至，客气一番后，拿起菜单点的都是自己爱吃的饭菜，也不问女方的口味；上菜慢了，他不停地催促服务员，高声大嗓地嚷着要投诉；服务员上了菜，连礼貌地说声谢谢都没有。用餐时习惯性地把筷子插到菜底下扒拉一番，夹起自己喜欢吃的菜就往嘴里送，咀嚼吧唧有声，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嘴里含着饭菜放肆大笑，汤汁飞溅到桌面上的饭菜上，令人恶心。也许是小伙子为终于可以心中的女神同桌共餐而心情大好，人也放松了，呈现出来的状态比较真实。问题是，玲妹的家庭家教甚严，注重餐桌礼仪，儿时父母常给她做规矩。今天男方的吃相与她认可的公序良俗大相径庭，难以接受，失望之下把对方的12分都扣光了，初试就不及格。

有人说，没文化的人通常吃相都难看，因此吃相与文化水平有关联。那么“文化”是什么？是学历、是经历、是阅历？答案：都不是。著名作家梁晓声用四句话来概括“文化”：“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由此可见，真正有文化底蕴的人，不会为吃相这样的细节琐碎而苦恼，不动声色，顺其自然，就能获得大家的尊重与爱戴。